

百川學海

續十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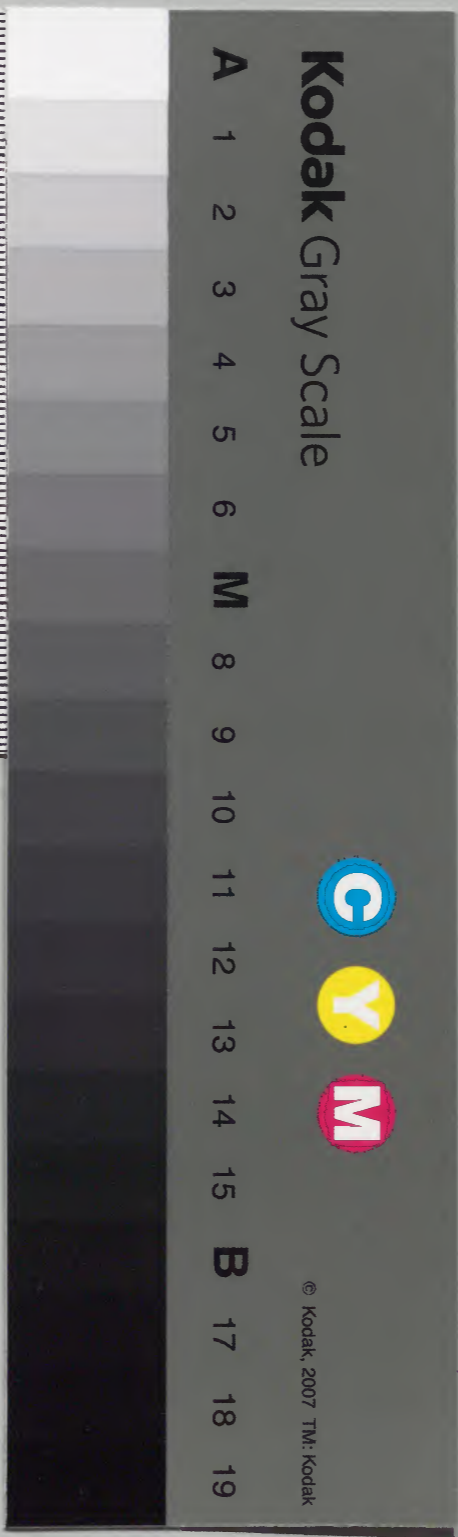
國老談苑 上下

			三	漢書門
		一	一四	
		六	五	
三	二	六	五	
一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七		三一	漢
函		四	書
一	三	五	
架	一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 13)
函號	370 38

丁集



國老談苑卷上

宋 王銍君玉編

胡潛校

淡草文庫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對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太臣止  
今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  
祖卽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復幸  
其第因謂質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  
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  
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  
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  
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旣罷著乘醉喧譁  
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卽移  
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  
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  
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爲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  
于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  
祖憚之密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嚙  
戚奪志以圖報効健身死戰血濡袖旣而擒暉淮南  
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肇于是矣向若苟私循軍移

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于清流山下士率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鍾而應之既平鳴鍾因爲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鍾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于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卽退立閤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人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卽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卽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畱後呂餘慶趙普于京師普因私謁太宗于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卽以聞上

國朝諸事 卷上  
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賞宰臣撥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于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謹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

待之巡行殿籞畢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  
栢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  
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卽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  
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  
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  
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  
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堯王山成合宴以賞  
真宗預焉酒方洽王指爲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  
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宛丘令田  
賦充而遷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  
非聚血而何上不憚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爲壁寫儒  
行篇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  
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勗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  
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蹟誠  
爲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

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之英  
王也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  
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天下  
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令以付卿其志心以導吾子宗  
道退讓敦獎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卽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  
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  
右取之呈于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

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卽口宣召  
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令是時  
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  
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  
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  
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  
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  
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

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歛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于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贇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

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曠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請之于上或拂之于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行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



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珠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方鎮由質絕之爲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庫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卽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鷲禽于後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爲急刑獄爲常臣切未論上怒舉持玉鍼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許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于大用乃設方畧以

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  
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  
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  
此少之

權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  
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  
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贄穀  
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于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  
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卽與書之穀突入閣

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  
進御輒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卽呼  
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訴而已穀  
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  
已白無路掃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  
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鐘以爲罰爵穀後因卧病浙帥使  
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鐘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

詩謝云乞與金鐘病眼明其苟得無耻之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卽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儉澤馬曾嘶九曲濱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卽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歔歔掩

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溫叟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溫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于躬耕願以致勤溫叟不得已而受之卽命家人置衣一襲以爲答計其直卽倍于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按故事非賜大誤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

以不却導從者不欲警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  
風憲敢不言之上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  
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字太祖在資福殿  
普因入奏其事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署字可乎  
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太祖俄曰卿問陶穀  
竇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唐文宗時甘露事  
後中書無宰相然當時冊命輔相卽不知何人今皇

帝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  
奏遂命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上藥  
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  
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  
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于朕興歎久之命  
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  
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常誦此詩句

國朝詩苑 卷一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于琴嘗著琴  
彖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  
琴理于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  
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叅樞密堯咨掌制誥  
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  
張詠爲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  
願殺之以謝天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  
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  
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國老談苑卷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請于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

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泊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頽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卑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真宗命內饗謂肉糜宸翰緘噐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止之

張知白爲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  
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  
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  
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  
畱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  
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  
所爲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螻蛄

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螻蛄至螻蛄凡羅列十餘種以  
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  
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  
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旣宴薦瓜主客舉謂  
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  
歲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旣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



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蚕故肉不去皮耳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

訟于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國老談苑 卷下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畱之未嘗點油雖涸軒馬廐必用蠟炬

陳恕長于心計爲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常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嘗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于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文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蘆朮以及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已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宮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檐積

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叅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益以骨鯁目之也  
氏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群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于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于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旣成立甲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于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徵彼券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罷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間

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于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  
既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獲而  
去

寇準謫營道惟衣裘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  
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  
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慙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敘致真宗恩遇厚自刻  
責且勵家人不可與怨遂寄洛守託達于家洛守不  
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惣領祥符中處士魏野  
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  
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其詩  
累于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  
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  
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  
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

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  
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畱  
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中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敘其  
畧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傳說之莢難調衆口  
旣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  
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  
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于陵域將不利于嗣君  
合取頭顱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  
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  
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  
經一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  
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  
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  
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慘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真宗命宴餞于龍圖閣群臣

賦詩以贈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音句鏘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于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歲餘覓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賞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

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

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母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宸眷之厚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于鄰作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于某家不遂構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焉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于雷康準聞之竄遂誠寃于謂今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當爲防之于是聚令博易亦閱之詰旦聞夜三更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

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慘獨出金門去  
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喜特詔御宴即日改  
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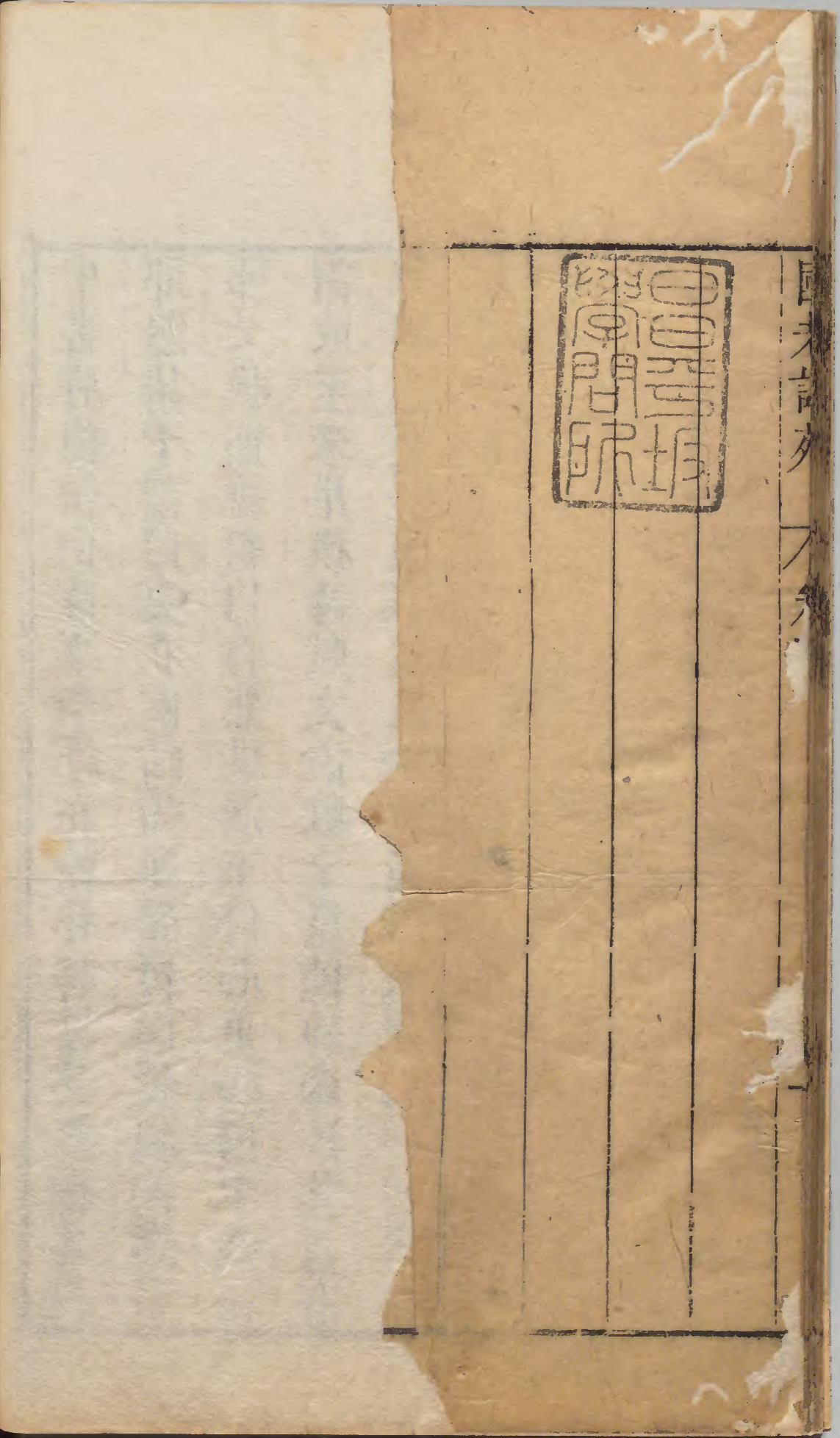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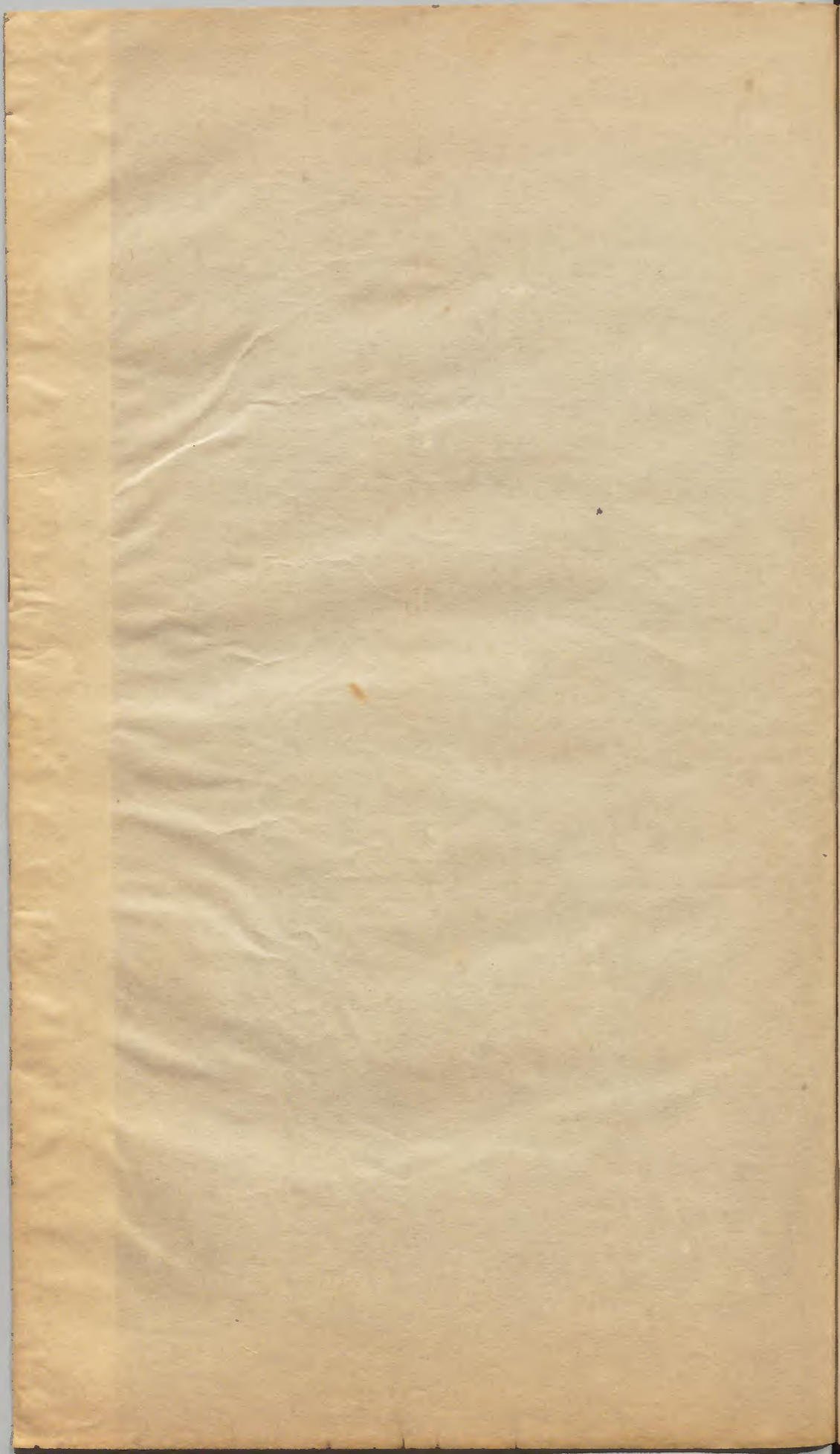
祥符中天書降群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  
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治  
乖于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  
妄妖惑上聽真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下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  
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

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爲挽  
郎懇請于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  
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陽未幾而  
謂敗至朱崖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其詩有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之句

國老談苑卷下終





日本書紀  
卷之六

日本書紀  
卷之六

